

“二十四孝”中的社会交换与传统孝道

刘忠世

（青岛大学《东方论坛》杂志社，山东青岛 266071）

摘 要：同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一致，“二十四孝”故事中，也包含着广泛的社会交换，包括孝行与“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强势者的交换。在交换过程中，孝子获得社会地位或权力，也有的获得财富、社会赞誉或父母的慈爱。这些交换，对孝行具有正向的激励作用，但其中的以逆来顺受式的孝行，以求感动不慈父母，已远离“父慈子孝”的伦理原则，变成了单向的服从。若不加省察地照搬为教化样板，会产生许多弊端。

关键词：二十四孝；孝道文化；社会交换；道德交换；父慈子孝

“二十四孝”流传甚广，影响极深。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研究、批评很多，尤其是鲁迅先生的剖析，深刻而发人醒思。不过，人们多就其合理性进行批评，而蕴含在“二十四孝”中的“交换”，也值得做点分析。由于二十四孝故事具有标本意义，对其加以分析，不仅是研究文化史的一件工作，从中亦可看出传统孝道某些特点。

这里所说的“交换”，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物质商品交换，而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交换。例如，某位商人因其诚信而赢得了顾客的信赖；某个下级对上司总是毕恭毕敬、谄媚顺从，于是便得到了上司的提拔；某位善心人士捐助失学儿童得到社会赞誉，如此等等，都属于“社会交换”的具体形式。与孝道相关的社会交换属于“道德交换”——即发生在道德生活中的交换：或道德与道德交换，或道德与其他如权力、财富、声誉交换。道德生活中的交换，是判断善行的价值，促使其持续存在的重要方式。一个社会，如果具备健全的“赏善罚恶”的交换机制，这个社会本身就是健全的，其运行就是良性的。

一、交换“主体”

发生相互交换的主体，一方自然是孝子，另一方面则有不同类型。

（一）孝子与神明的交换

舜不仅是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之一，而且也是孝子的典范。舜由于对父母、弟弟加害于他的行为不仅不恨，而且孝悌有加，于是，舜的孝行得到天帝的眷顾，

他在历山耕种时，大象帮他耕地，鸟儿帮他除草。

感动神明的最著名的人物，要数卖身葬父的董永。他的孝行不仅得到了仙女的帮助，为其偿还了债务，而且还赢得了仙女的爱情。故事似乎在告诉人们，尤其是在告诉年轻人，孝敬父母，再穷困潦倒甚至卖身为奴，也是有美女爱慕的，而且是仙女的爱慕。“仙女”在这类故事中极具象征意义，她象征着女子中最美好的，即“美若天仙”，又有才能，并且极其善良。

郭巨埋儿得金的故事，也是与神明的交换。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独自供养母亲，他对母极孝。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孩子也可以养活了。其所谓“天赐郭巨”，指的是有意志的神灵之“天”。

（二）孝子与自然界的交换

前面说的是与“神灵之天”的交换，这里所谓“与自然界的交换”，也就是与“自然之天”交换，通常人们说某种义举善行“感天动地”，就包含了这两个层面。

自然界作为对孝子的回报者，主要有“涌泉跃鲤”、“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等。

“涌泉跃鲤”是说，姜诗与其妻庞氏非常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欢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这故事中被感动的是长江和江中的鲤鱼家族。

“卧冰求鲤”的故事与此类似。主人公王祥，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哭竹生笋”也是自然界的回应。故事说，三国时江夏人孟宗，少年时父亡，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咐用鲜竹笋做汤。适值严冬，没有鲜笋，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顷，他忽然听到地裂声，只见地上长出数茎

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三）孝子与强势者交换

强势者在这里泛指所有处于优势地位者，其中主要是指政治权力架构中的高位者，即从天子以降的大小官员们。在传统中国，和一切道德行为的劝勉奖罚一样，孝行的表彰奖励权力，也只能属于优势地位者，特别是以天子为代表的掌权者。

这方面的典型仍要首推舜。传说舜的孝行很是闻名，帝尧问可用之人，四岳都推荐舜，理由就是“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1] (P21)}。尧接受了推荐，并予以考验，“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继而委以重任。尧死后，舜便顺利继位为“帝舜”。按故事的讲述，没有尧身边的重臣对其孝行的看重和举荐，没有尧的信任，草民舜也仍旧只是一个善良农夫而已（“有矜在民间，曰虞舜”）。正是四岳和尧这些权势者认可了舜的孝行，孝子舜才成为帝王舜。

那个“拾葚异器”的蔡顺，其孝行感动了赤眉军，后者送他白米和牛，也是与强势者的交换。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事母甚孝。当时正值王莽之乱，又遇饥荒，柴米昂贵，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饥。一天，巧遇赤眉军，义军士兵厉声问道：“为什么把红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开装在两个篓子里？”蔡顺回答说：“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红色的桑葚留给自己吃。”赤眉军怜悯他的孝心，送给他三斗白米，一头牛，带回去供奉他的母亲，以表示敬意。

其他如“怀橘遗亲”中对陆绩大为惊奇的袁术，也是强势者；甚至“行佣供母”故事中不忍杀死江革的贼人，相对于江革而言，都是强势者。孝子与强势者的交换，属于世俗间的故事。表面看来，也只不过是孝行的奖励、报偿。但稍作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交换模式是符合生活逻辑的。因为，强势者不但掌握着道德评价权，而且只有他们才控制着道德报偿的资源，相反，弱势者没能力也没资格对孝子予以劝勉奖励，甚至，他们的赞赏会被人们不屑一顾。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来自强势者的评价，其价值含量要高得多，就像现在人们说“得到了

领导的高度重视（肯定、鼓励、表扬）”一样，同样的事情价值则大不相同。如果说某人得到了农民工的表扬，人们会觉得很可笑的。当然，在平等、民主的社会，普通人的评价意义则有质的不同。

二、交换“所得”

所有交换都以获得什么为完成状态，商业交换如此，社会交换亦如此。包含在二十四孝故事中的交换，孝子的获得物样式大不一样，有的甚至也不能称之为

“物”。但这些交换的获得物，既有客体化的“社会力量”，它们都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2]，也有行孝对象的肯定性表示，如高兴、爱、惭愧，或者后代的孝行。

（一）获得地位或权力

最典型的还是舜。因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舜得到尧的重用，并最终登上天子之位。这是因孝以及其他方面的优良品行和能力而获得权力的极致。最理想的帝王，必定也是个人品行的完美者，以至于舜成为圣王理想的典型之一，并且也是其孝行得到最完美、最极致的回报的典型。

“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刘恒，自然不需要别人再给他权力。不过，在其被拥立为皇帝之前，就已经“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当时的刘恒为代王）”^{[3] (P106)}。刘恒获得皇帝之位与孝行多少有点关系。“亲尝汤药”的故事则是当了皇帝之后，此时，故事讲的就是，因为注重践行孝道，竟至天下大治。因地位不同，孝行就与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百姓幸福相交换了。汉文帝的孝行，恰好是《孝经》中所说的“天子之孝”的实践版，那里说，“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还引用《尚书》的话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帝王一人的孝行，影响百姓，天下众生便有了依靠。

“行佣供母”的江革，被称为“江巨孝”。由于孝行闻名乡里，明帝时举孝廉，章帝时举贤良方正，迁五官中郎将，转拜谏议大夫。革数次辞官。皇帝下诏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天下。及卒，诏复赐谷千斛^{[4] (P918)}。

其他获得一定地位的孝子还有“扇枕温衾”的黄香、“乳姑不怠”中的崔山南、“卧冰求鲤”的王祥、“哭竹生笋”的孟宗、“百里负米”的子路等。他们虽不一定因为孝行直接获得推举而任官职，但在为官之前已经有了孝名。特别是二十四孝故事的编纂者所列孝子以为官者居多，明确地向世人传达一种交换逻辑：孝子能够获得地位。

（二）获得财富

善有善报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获得财富。尽管获得地位也可能带来财富，但那和直接获得财富是不同的。

直接因为孝行而获得财富的，数着那个埋儿的郭巨，他不仅得到了黄金，而且那黄金早已标明“天赐郭巨”。这个故事所展示的交换，不仅有命中注定的意味，而且似乎还暗示，付出的代价大（葬送儿子的生命），得到的回报也大。

获得财富的还有董永。仙女不仅给予董永爱情，而且还以一个月的时间织出了三百匹锦缎，为他抵债赎身。

其他如“拾葚异器”的蔡顺，赤眉军为其孝心所感动，送给他三斗白米和一头牛。“涌泉跃鲤”、“卧冰冰求鲤”、“哭竹生笋”等，最终都以获得财富报答了孝行。

（三）获得声誉和情感

获得声誉，亦即他人的肯定性评价，是所有的孝行能够扩大、流传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进入二十四孝故事的都获得了社会的赞誉。舜得到民众和四岳的赞誉，汉文帝得到的是民众、百官的拥戴，曾参、子路、闵子骞都得到老师孔子的夸奖，而且，有的还得到神明的赞誉，有的得到皇帝的夸赞。这和所有的道德善行一样，社会声誉是其得到认可的基本前提。只是，人们通常并不把获得声誉看作是社会交换，其实是对交换的理解过于狭窄所致。

另外一种非物质性交换，是发生在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换，亦即儿女的孝行感动了长辈，进而得到长辈更多的慈爱。

最典型的当属“芦衣顺母”的闵子骞。这位被孔子称赞的孝子，受到了继母的虐待，冬天，给两个弟弟穿的棉衣是用棉花做的，而他的却是用芦花做的。一天，父亲出门，闵子骞拉车时因寒冷打颤，将绳子掉在地上，遭到父亲的斥责和鞭打，鞭子打破了棉衣露出了芦花，父亲才知他受继母虐待。父亲返回家中，要休掉后妻。闵子骞跪求父亲饶恕继母，并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冻，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父亲十分感动，就依了他。继母听说后，非常悔恨，从此待他如同亲生儿子一样。

“卧冰求鲤”中的王祥，也因继母挑唆，失去父爱。后来父母生病，继母想吃活鲤鱼，他解开衣服卧到冰上，冰融化后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病情痊愈。从此对他也是慈爱有加。而“涌泉跃鲤”中的婆婆，则将受到委屈的儿媳重新请回家中，同样是以慈爱回报孝顺媳妇。

其他各例虽无从虐待到慈爱的转变，但也是赢得父母高兴。特别是装小孩子哭泣的老莱子，为的就是逗父母开心。

“乳姑不怠”讲的故事，孝顺媳妇唐夫人不仅得到了婆婆的关爱，而且还因为自己孝顺，得到了儿孙的孝顺。故事说，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他的祖母唐夫人每天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如此多年，长孙夫人不再吃别的食物，身体依然健康。后来长孙夫人病重，把家人叫到跟前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儿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大官，果然对祖母很是孝敬。

三、几点评析

“二十四孝”中的交换有其自身的特点，其深层意味值得作进一步论析。

（一）客观发生的交换结果“二十四孝”中的交换，无论对于儿女的行为是奖赏还是惩罚，都与当事人的主观目的无关，而是一种客观后果。惟其后果的客观性，即“善恶报应”是由外在力量所决定的，所谓“三尺头顶有神灵”、“半点不由人做主”，使得故事具有更强的劝勉意义；另一方面，并非出于赏罚考虑的孝行，其道德价值自然也比较高。

（二）“善有善报”的正面激励

“二十四孝”中的交换，多是以奖赏形式出现的，体现了以正面肯定的方式对孝行的激励。唯一一个反面惩罚形式的交换，是“刻木事亲”中丁兰的妻子。这一偏重表明，故事的选择倾向于“善有善报”的观念，对“恶有恶报”则予以淡化。由此可以看出，“二十四孝”提供的是学习的榜样，而非戒惧的模板。

（三）以孝换孝的交换模式与孝行的动力

以己之孝，换儿孙之孝，即“乳姑不怠”中的交换模式。这一模式尽管在“二十四孝”中很少，但却代表了中国人行孝的一个基本思路：“人人都会老”。在其中，所包含就是以年轻时的行为，交换年老时他人的对待方式。这种观念认为，父母是儿女的榜样，父母当年若是不孝，儿女将来会学他们的样子。儿女若是不孝，似乎就是“报应”，是过去的所作所为换来的。乡间有一说法，“行下春风有秋雨”，就是指不好的行为所招致的报应。包含在“人人都会老”当中的“以孝换孝”模式，对年轻时对父母尽孝，有一定推动作用，然而，将来自己的子女是否能够尽孝，其实是不确定的。说到底，“人人都会老”还是以对老年生活的恐惧和对子女不孝的担忧，来推动年轻时的孝行。因此，建立在对未来的忧虑基础上的孝行，与“绝对命令”意义上的孝，有着层级的差别。

（四）以父母不慈，衬托儿子的孝行

传统的亲子之间的伦理原则，是“父慈子孝”，但“二十四孝”中的父母形象，许多并不慈爱，而且不慈不善者为数不少。有代表性的是三个继母的不慈。继母俗称“后娘”，在传统文化中往往是恶的形象，“二十四孝”中的三个继母，就集中了“后娘”的狠心恶行，轻则说坏话，如“卧冰求鲤”中王祥的继母，中则直接虐待，如闵子骞的继母，重则必欲置其于死地，如舜的继母。而且，“有后娘就有后爹”，失去母爱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父爱。这几个娶了继室的父亲，都听信后妻的谗言，参与了对儿子的虐待。通常说人生有三不幸，幼年失怙排在首位。但对于子女的孝行来说，不慈的父母的行，反而起到了衬托、放大的作用。

那些怪异的孝行，也多与父母的不慈有关。“扇枕温衾”的黄香，其父能心安理得让九岁的儿子在冬天给自己暖被窝，明显缺少慈爱。“恣蚊饱血”的吴猛，

其孝行固然感人，但其父甘心让儿子喂蚊子，就不仅不慈，而且残忍了。使得郭巨要去埋儿的那位母亲，虽然故事中并未直接出面，但如果自己的儿子真有这样的举动，这个祖母不是残忍至极了吗？这类不慈的父母形象，在故事中，很好地反衬出子女的孝行。试想，如果天底下的父母多是“二十四孝”中的样子，父爱、母爱不仅谈不上伟大，简直与爱毫不沾边了。

（五）以“顺”为标准的孝行

“二十四孝”中父母的少爱不慈，其更深层的含义则是儿子的“顺”。也就是说，“二十四孝”中的孝，是以“顺”为原则的孝。而且，惟其父母不慈，才能体现出儿子的孝是一种彻底的“孝顺”。

使舜在孝道上被推崇备至的，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孝行，更在于其继母的恶与其父瞽叟的不慈。对于袒护顽劣的小儿子、屡屡想方设法加害于自己的父母，舜不仅毫无怨言，而且还越发孝顺，所谓“复事瞽叟爱弟弥谨”^{[1] (P34)}。这样的孝行，已经远远超出后世儒家“父慈子孝”的伦理原则，符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观念。这样的孝顺，绝对是“顺”的理想状态。至于受到继母虐待的闵子骞，其故事名称就叫做“芦衣顺母”，突出的更是一个“顺”字。“涌泉跃鲤”中的姜诗与妻子庞氏，也是“顺”的典型，姜母喝的是离家六七里地的长江水，这个母亲的习惯多少有点不合常理。而庞氏取水晚归，就被丈夫怀疑怠慢母亲，即是不顺，于是便被休了。这种“顺”虽不及虞舜，但也近乎逢迎。丁兰的“刻木事亲”寄托思念之情可以理解，但故事中丁兰父母的木像，竟然成了有知觉、有情感的存在，冥冥中对不敬的儿媳有所感应，这表明，“不顺”就将受惩罚。

以“顺”来感化不慈的父母，尤其是以“顺”唤醒不慈的继母的爱心，以使其视前妻的子女为“己出”，这种交换方式很有民族特色：因为特定的身份，作恶不会被惩罚，反而要求弱势一方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以求感化强者，求得后者的怜悯、同情。这和类似《灰姑娘》中的恶继母及其坏心肠的孩子们最终受到惩罚，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尽管父母对儿女并未做到慈爱，但儿女还是要顺从，这一点体现了中古晚期社会伦理不平等的强化。这种孝，已不是“父慈子孝”的双向相互责任，而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义务。此种状态下，“孝顺孝顺，欲孝先顺”才成为确定不移的原则，孝的重点也就从养、敬转向了“顺”，“无违”的理解也就不仅仅是“不违礼”，更主要的是不违背父母的意志。

近几年，在“重建孝道”的热潮中，“二十四孝”又获得了道德教化的样板地位，甚至有的地方依照流传的故事塑成“二十四孝”像。然而，未经省察的原样照搬，似乎弊端多多。不要说郭巨埋儿那种泯灭人性的孝行应当坚决摒弃，就是舜的那种逆来顺受式的孝顺，也属于历史的糟粕。连孔子都说，“事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5] (P40)}。现在如果再要求年轻一代像舜一样，面对父母、弟弟的加害只是一味退让、逃避，不是纵容作恶、助长家庭暴力吗？即以孝道而言，以无原则的顺从去换得父母的慈爱，最终使得父母虐待造成恶果，不是也要陷父母于不义吗？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刘忠世. 交往与客体化社会力量的个人占有及其互换 [J]. 文史哲，1993，(2).
- [3]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 范晔. 后汉书 [A]. 二十五史 [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5.
- [5]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Social Exchange and Traditional Filiality in

“24 Stoies of Filialty”

Liu Zhong-shi

(Editorial Board of Oriental Foru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As in other areas of social life, “24 stoies of filialty” contains extensive social exchange, including the exchange between filial behavior and “heaven as god”, “heaven as nature” and the mighty ones. In the process of exchange, filial sons gain social status and power and wealth, social approval and parental love. These kinds of exchange have positive incentive for filialty. But the filialty re-luctantly obtained for the purpose of moving hard-hearted parents is far from ethical principles. It will bring about a lot of social mal-practice until corrected.

keywords: 24 stoies of filialty; filial culture; social exchange; moral exchange; benevolent father and filial son